



**JG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and Spatial Studies*

**JGSS** Vol. 1, No. 1, 2026, pp. 106-118.

Print ISSN: 3105-1294; Online ISSN: 3105-1308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gs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GSS.26.1.10>



## 空间认知的辩证重构与多元阐释：韦斯特法尔“地理批评”的理论范式与实践路径

黄继刚 (HUANG Jigang), 杨自豪 (YANG Zihao)

**摘要：**法国学者贝尔唐·韦斯特法尔提出的“地理批评”理论，包含五大核心要素，分别是“地理中心主义”“跨学科”“多聚焦”“多感官”和“时空分层视角”。其中，“地理中心主义”和“跨学科”明确了“地理批评”研究的核心方向与本质属性，共同构建起这一理论的基础框架。而“多聚焦”“多感官”与“时空分层视角”则是具体的研究方法，为“地理批评”的实际应用指明了路径。作为西方文学地理学的代表性理论，“地理批评”在理论边界与实践路径方面都能为当下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发。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地理批评；地理中心主义；多聚焦；时空分层视角

**作者简介：**黄继刚（通讯作者），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电子邮箱为 757423414@qq.com；杨自豪，汕头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学，电子邮箱为 24zhyang@stu.edu.cn。

**Title:** The Dialectical Reconstruction and Plur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Spatial Cognition: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and Practical Path of Westphal's Geocriticism

**Abstract:** The theory of geocriticism proposed by French scholar Bertrand Westphal encompasses five core elements: a geocentered approach,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multifocalization, polysensoriality, and a stratigraphic vision. Among these, a geocentered approach and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define the core orientation and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geocritical research, and jointly construct the foundational framework of the theory. By contrast, multifocalization, polysensoriality, and a stratigraphic vision serve as concrete research methods that chart the path for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geocriticism. As a representative theory of

Western literary geography, geocriticism provides valuable inspiration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geography studies in respect of both theoretical boundarie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Keywords:** literary geography; geocriticism; geocentered approach; multifocalization; stratigraphic vision

**Author Biographies:** HUANG Jigang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tou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focus on Literary Aesthetics. His Email is 757423414@qq.com; YANG Zihao, postgraduate student at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tou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focus on Literary Theory. Email: 24zhyang@stu.edu.cn

文学与地理的交叉研究在当代人文学科中日益显示出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致力于打破传统文学研究中时间维度占据主导的局面，通过引入地理空间视角，为解读文学现象、作家创作与文本内涵提供了新的路径。“地理批评”(La géocritique)这一术语由法国比较文学学者贝尔唐·韦斯特法尔(Bertrand Westphal)于1999年首次明确提出并系统构建。其理论核心在于超越传统文学研究中将空间视为背景或象征的局限，深入探究文学文本与真实地理空间之间的复杂指涉。韦斯特法尔在其奠基性著作《地理批评：真实、虚构、空间》(La Géocritique: Réel, fiction, espace)中系统地阐述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批评方法。这套方法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五个相互关联的实践要素：“地理中心主义”(une approche géocentrée)、“跨学科”(une approche interdisciplinaire)、“多聚焦”(multifocalisation)、“多感官性”(polysensorialité)与“时空分层视角”(vision stratigraphique)。其中，前两者——“地理中心主义”与“跨学科方法”——确立了研究的根本方向与性质，将“场所”(place)置于中心并广泛吸纳多学科智慧；后三者——“多聚焦”“多感官性”与“时空分层”——则分别从视角多元性、感官完整性、时空感知的多节奏出发，力图实现对空间进行多元、异质化的解读。

近年来，中国学界对文学地理学的关注度持续升温，经过多年来多方学者的积极建构，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十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理论方面涌现出来一大批具有丰富建树的学者，其中以杨义、梅新林、陶礼天等人为代表。本文试图探究地理批评这一发轫于欧陆，旨在解构“中心”的理论范式在理论预设与方法论路径上如何与现有的中国文学地理学理论形成有效的对话与互补。

### “地理批评”的核心起点——“地理中心主义”

韦斯特法尔(2023)指出，“地理批评倾向于采用地理中心主义的研究手法，将场所置于讨论的核心”(p. 227)。他认为，西方世界对于“空间”(space)的讨论，自柏拉图伊始，乃至20世纪七十年代人文学科所兴起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都未能道明“空间”的本质。“空间”从来不是一个可供清晰认知的对象。我们能做到的只有尽力去感知。从这个角度出发，“地理批评”理论的研究对象就被锚定在“可以感知的空间”之上。如何对“可感知的空间”进行研究？韦斯特法尔认为应该从抽象的概念上的“空间”和具体的实际的“场所”入手。尽管韦斯特法尔提出了概念上的“空间”和实际的“场所”两种研究“可感知空间”的基本方式，但地理批评的研究方法是有所偏重的，他在著作中就直言道：“地理批评和场所研究范畴更为匹配。”(p. 11)

千禧年前后，有一系列的人文地理学、社会学的学者想要对“空间”与“场所”进行界定。美国华裔人文地理学者段义孚(Yi-Fu Tuan)在著作《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为“空间”与“场所”的概念与相互联系作了阐述：“与空间相比，地方

(place)<sup>1</sup>是一个使已确立的价值观沉淀下来的中心。”(Tuan, 2017, p. 44)在段义孚那里,情感或者是经历赋予了“空间”意义,经历过情感认知的空间,就变成了“地方”:“当我们感到对空间完全熟悉时,它就变成了地方。”(Tuan, 2017, p. 60)

韦斯特法尔在自己的理论当中将这种意义赋予关系拓展为双向,“地理批评”理论中人类模仿艺术中的再现与“场所”的关系就是一种双向互文的关系,“场所”影响着作者们对其“再现”,而后作为再现的文本又会反过来影响“场所”的形成,为“场所”赋予意义。“地理中心主义”远非将研究视野狭隘地固着于物理地点,而是为地理批评实践提供了一个根本性的认识论锚点。它通过将“场所”确立为汇聚多元目光、交织多重话语的意义节点,有效地规避了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任何一种新的中心主义倾向。正是这种以场所为根基、又不断超越场所单一视域的辩证动态,使得地理批评能够在真实与虚构、时间与空间的交织网络中持续不断地重构对于空间的理解。

“场所”为“地理批评”理论实践的中心。通过对于“场所”再现的研究可以尽最大可能地接触到“场所”的真实面貌。在进行这一实践之前,还需要对“场所”与其再现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韦斯特法尔将分析的矛头对准了“形象学”。21世纪初期,“形象学”作为一种研究“他者”如何在作家的作品当中被描述、理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方法兴起于欧洲,尤其是法国。作为具有比较文学背景的学者,韦斯特法尔注意到了“形象学”所未能关注到的问题——“形象学”仅仅只关注到了异国形象再现的层面,而忽略了指涉这一层面。作家的创作就是对某一形象空间的再现,在文本中创造出一个复制空间。“形象学”着力于分析作家这一再现过程当中的机制,探究其中深层的文化意蕴。作家进行再现,依据是一个形象空间,这一形象空间本就是作为注视者的作家想象的结果。作家依据想象再现异国空间,是用刻板印象再现刻板印象的结果。这一形象空间所指涉的“场所”,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更无法研究指涉与再现之间的关系。“形象学”研究悄无声息地略过了指涉的问题,它的重心聚焦在作家复刻“现实素”(réalème)的方式上。在韦斯特法尔(2023)的理论当中,“现实素”被界定为“构成现实的元素,是充当‘模型’的载体,”“即使现实从来都不是一个绝对的模型,因为它也会被其自身产生的文本、视觉或声音等再现所塑造”。(pp. 2-3)

不只是“形象学”,韦斯特法尔(2023)认为“在文学和其他模仿艺术的领域中,绝大多数关于空间的研究都试图将‘再现’从抽离了真实的场域中分离出来”(p. 226)。对于文学再现与其真实地理指涉之间的关系的认识被固化,韦斯特法尔对真实与虚构之间真正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在人们固化的认知当中,真实——再现所指涉的真实世界——作为一种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地位高居于再现之上,再现只是真实的一种附庸,与真实之间存在着从属的关系。这样的僵化认知对于现在的全球社会文化语境来说,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人类空间只能存在于真实经验的模态中,这种经验变成话语,是世界(地理诗学)的创造者。”(韦斯特法尔,2023, p. 171)被我们所感知、理解和生活在其中的意义世界,被我们认为是现实的领域只是映照了我们主体经验的可能,并不是一个被预先设定好的固化空间。离开了作为感知主体的我们,现实就无法存在。作为不可摧毁的圣像的真实(文学所表征的现实空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观念)已经被打破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颠覆。“地理批评”不再固守欧洲中心主义或作家中心主义的单一视角,而是鼓励从不同文化、不同主体、不同话语立场去解读空间的多重表征,既关注文本对场所的想象性建构,也重视场所对文本的现实规约,既辨析虚构空间的文化逻辑,也追索其背后的真实地理指涉与现实素,最终使文学空间研究跳出封闭的文本内部分析,成为能够容纳跨文化、跨学科、跨视角的开放性阐释场域,为理解文学与空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更具弹性与包容性的理论路径。

对于中国文学地理学理论的构建,梅新林教授最早于2004年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

---

1. 此处将“place”译为“地方”,与上文提到的“场所”为同一概念。

态与演变》提出了“版图复原”与“场景还原”的理论概念。梅新林教授认为长期以来文学研究过于注重时间维度的线性演进，忽视了空间形态与时间形态的交融，于是试图构建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模式。后来，在2015年的论文《文学地理学：基于“空间”之维的理论构建》中，梅新林教授借鉴与重释西方学者杰弗里·马丁（Geoffrey Martin）与弗朗科·莫雷蒂（Franco Moretti）的理论，将早期提出的“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二原论”发展为“场景还原”“版图复原”与“精神探原”的“三原”理论（梅新林，2015）。梅新林教授以此“三原论”作为文学地理学理论构建的三大支柱。梅新林教授在为文学地理学作理论构建时，一个核心理念是从文学地理学的两个母学科（即文学与地理学）当中吸收学术成果。美国地理学家杰弗里·马丁在《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认为地理学所要关注和回答的三个核心问题是：“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它意味着什么”。梅新林教授从意大利学者弗朗克·莫雷蒂《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中所提出的“文学中的空间”（space in literature）与“空间中的文学”（literature in space）中受到了启发，以此对马丁所提出的三个问题做出文学性的回答。莫雷蒂所提出的“文学中的空间”指代是文学作品当中的虚构空间，而“空间中的文学”则指代的是真实的存在的历史空间。梅新林教授就是通过“三原论”的“版图复原”“场景还原”“精神探原”来将“空间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空间”结合，以此来构成一个可供研究的完整文学地理空间。作为“三原”论的起点，“版图复原”同样侧重于文学地理的空间定位，对应于杰弗里·马丁归纳的地理学的第一个核心问题——“它在哪里”，并与弗朗科·莫雷蒂所论“空间中的文学”（即“外层空间”）相呼应。“版图复原”不仅是梅新林教授构建的文学地理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更是整个“三原”结构的根基所在。“文学版图的复原，即是通过文学家的籍贯与流向还原为时空并置交融的立体文学图景。”（梅新林、葛永海，2017，p. 307）其核心是厘清文学发生、发展、传播的空间位置，打破传统文学史的线性时间桎梏，将文学置于立体的空间框架中审视。作为两种既有交集又各具特色的文学地理学理论，“地理中心主义”与“版图复原”二者都将研究的起点定在了地理空间之上，都是对传统文学研究过度偏重时间线性演进、忽视空间维度的共同反拨。

但二者在具体理论预设与实践路径上又存在区别。韦斯特法尔的“地理中心主义”是西方空间转向思潮下的批评视角革新，以摒弃传统文学批评的自我中心主义为核心前提，试图将研究重心从作家主体、文本本体转向地方本身，以地方为核心枢纽考察文本与现实世界的互文互动关系，彻底打破真实空间与虚构空间的二元对立认知。其理论兼具认识论层面的革新价值与跨学科的拓展生命力，本质是一种面向文本与现实空间互动关系的批判性文学批评范式。梅新林教授构建文学地理学理论的出发点是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一种更加全面的认知方式。“三原论”将文学史研究的立足点放在时间与空间并置的立体图景当中，以此恢复长期以来由于过于注重单向线性时间思维而导致的文学史本身丰富性、多元性的丧失，本质上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方法路径在地理空间维度的修正补充。

在实践路径上，梅新林教授的“三原论”从“版图复原”出发，以中国古代文人群体的籍贯分布、迁徙流向、文学活动场域、地域板块格局、都城双都轴心、文学区系轮动等具体可考的本土文学地理事实为根基，以文献梳理、空间实证、历史还原为核心方法，一步步完成文学地理空间的定位、梳理与体系建构。而“地理批评”植根于后现代文化思潮与空间转向的批判语境，以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空间霸权、拆解单一固化的空间认知、揭示地方表征的多元性与异质性为根本目标，依托后现代哲学的批判逻辑，聚焦文本与地方的虚实互构、跨媒介空间阐释，始终以质疑、反思、解构为思维内核，二者从学术缘起、思维底色到实践指向的深层分野，正是中西不同学术传统与问题意识的必然结果。

## 边界消融与视野整合——“地理批评”的跨学科视野

在确立了“地理中心主义”作为其批评实践的锚点之后，韦斯特法尔进一步为其“地理批评”理论赋予了另一项原则——“跨学科研究方法”。在韦斯特法尔的设想当中，“地理批评”的理论实践包含着两条跨学科的研究路径：

第一条路径要在一个空间再现研究中同时考察多种模仿艺术形式。（韦斯特法尔, 2023, p. 241）地理批评分析不局限于文学这一种艺术形式，电影、艺术地图、摄影艺术、绘画、现代技术合成图片等多种艺术形式都被纳入到的“地理批评”的考察范围之内。“地理中心主义”要求我们从空间这一聚焦面上的多个焦点来对空间“场所”进行考察（这其中的多个焦点就必然包括了多种艺术形式）。韦斯特法尔的总体思想是与“中心”进行抗衡，理所应当文学就不能成为另一个“中心”。地理批评有意识地走向了一种多媒介的聚合分析。一个场所的意义和身份，是流经它的所有符号和再现系统共同编织的。

值得一提的是，韦斯特法尔对于地图的考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在“地理批评”理论构建的初期，地图（或者说地图集）就被韦斯特法尔纳入为其理论考察的对象：“地图确实是一个奇特的圣物。它向我们讲述的是他人经历过的体验。当一个地图的使用者将地图据为己有时，一个新的主体性便开始更改地图的意义。”（韦斯特法尔, 2024, p. 176）在韦斯特法尔看来，地图与文学具有内在的相通性。正如文学通过语言构建世界，地图也通过符号与线条建构空间的叙事：“地图不仅描绘世界，还根据特定的文化需求构筑世界，因此成为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工具。”（黄继刚, 2025, p. 72）在地理批评的框架中，地图不仅是地理实体的再现工具，更是一种充满隐喻与建构意义的文本。

对于不同文学体裁的考察也被纳入到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之中。韦斯特法尔对人们常规认知中的体裁秩序发起了挑战。报道文学中的有关“再现”的逼真程度一定会比游记高吗？虚构叙事的“再现”逼真程度就一定要弱于游记吗？韦斯特法尔（2023）指出，“人类空间是涉及、构建、重构它的再现的不定的总和，是从一般载体的本质中得出的抽象概念”（p. 240）。每一种体裁内在的本质——即它的叙事成规、修辞方式和与读者的默契——决定了它能从空间中抽象出何种特质。没有哪一种抽象是绝对完整或权威的，空间正是在这无数抽象概念的交叉、叠加与对话中，呈现出其丰厚、矛盾而鲜活的不定总和。

第二条路径在跨学科领域浸入更深。它催生了关于方法论以及有待探索的来源的思考。（韦斯特法尔, 2023, p. 242）

作为一种旨在打破“时间”（历史）统治地位的理论方法，“地理批评”在诞生之初就具有跨学科的性质。这种性质并非简单的工具借用，而是其理论内核的必然要求。因为它所致力于研究的“空间”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被任何单一学科所穷尽的复合对象。

“20 世纪的七十年代，在西方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的领域中开启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变革，空间的社会本体论和空间概念进入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成为这一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郑震, 2010, p. 177）这一“空间转向”的变革为韦斯特法尔的理论提供了启发。首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在 20 世纪七十年代逐步形成，其标志是在 1974 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当中提出了空间的“三元辩证法”。这一理论的提出，源于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批判和现代性问题的持续思考。列斐伏尔（2021）提出“空间是社会产物”，他认为“每一个社会——因此每一种生产方式及其亚变种（即所有被普遍概念例证的社会）——都生产出一个空间，它自身的空间。”（p. 48）自此之后空间理论成为了西方学术研究的热潮。事实上，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更早地关注到了空间问题，并在 1967 年的建筑学研究会上发表了题为“Des espaces autres”（“Of Other Spaces”）的重要演讲（福柯直到 1984 年春季，才准许发表这篇 1967

年写于突尼斯的文稿)。福柯(1986)率先揭示了现代社会空间的异质性与权力属性,他认为我们所生活的空间是一个异质的空间:“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被各种闪光点着色的虚空之中,而是生活在一系列关系之中,这些关系界定了彼此不可化约、绝对不可叠加的位置。”(p. 23)。福柯秉持自己一贯的风格,着重关注空间、权利、知识之间的关系,想要借助空间来阐释现代社会的规训机制。列斐伏尔与福柯两人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他们都关注到了空间异质性、生成性,可以说是“福柯与列斐伏尔一起共同宣布了一个空间时代的来临”(王弋璇, 2010, p. 359)。

英国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1991)关注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所带来的空间与时间异变,他在《后现代性状况》当中指出,后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时空压缩”(compression of time and space):“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征是生活节奏的加快,同时克服了空间障碍,以至于世界有时似乎向我们内部塌陷。”(p. 240)深受列斐伏尔的影响,美国洛杉矶学派领军学者爱德华·索亚(Edward W. Soja)长期致力于城市空间与后现代地理学研究,尤其关注洛杉矶的城市变迁。他从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理论出发,批判传统空间观念中将空间仅视为“物质实体”(第一空间)或“精神建构”(第二空间)的二元论局限。索亚主张应超越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提出了更具包容性与开放性的“第三空间”(thirdspace)理论。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真实和想象的合体,这也保证了至少永远存在一个半开放的空间:“万事万物都聚拢在‘第三空间’里:主体性与客体性、抽象的与具象的、真实的与想象的、可知的与匪夷所思的、重复的与差异的、结构与代理、心灵与肉体、意识与无意识、学科与跨学科。”(Soja, 1996, pp. 56-57)

韦斯特法尔的地理批评理论,正是在这一后现代空间转向与跨学科融合背景下的重要创新。他不仅吸收了列斐伏尔、福柯、索亚等人的空间社会批判,更通过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菲利克斯·伽塔里(Félix Guattari)的“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sation)<sup>1</sup>等概念以及西方学界近来兴起的“可能世界理论”(possible worlds theory)<sup>2</sup>,为文学与地理的互动注入了强烈的哲学想象力和政治批判力。其理论不仅拓展了文学研究的空间维度,也为理解当代全球化、地方认同、文化权力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批评语言与实践路径。

## 话语碰撞与多种视角——“地理批评”带来的多聚焦视野

在对某一“场所”进行艺术表征时,作为观察者的主体,必然会具备某种目光:

一个主体——永远是自我,观察着一个客体——永远是他者;一种注视者文化聚焦于一种被注视文化——而被注视“文化”的地位往往被低估了。(韦斯特法尔, 2023, p. 246)

在文学的各种体裁当中,游记最能体现出这一两极化的目光。游记往往是作者对于异国情调的审视,将流动、复杂、多元的异域文化凝固为符合想象的静态文本。典型如某些欧美作家游历亚、非之前,其脑海中早已装满了从先前文学、探险报告、殖民宣传中获得的关于该地的图像。并且,在文本创作的话语权上,西方近乎完全垄断了记录的权力,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描述,几乎都出自西方作家之手。旅行与书写是一种特权,在殖民时代,这种特权由西方的经济、军事和科技优势所保障。西方旅行者可以凭借蒸汽船、铁路和殖民机构的支持,自由地穿梭于世界,而殖民地的人民

---

1. “解辖域化”概念由德勒兹和伽塔里共同创造,在二者不同的理论时期和著作中有着不同的定义,但可以总括为一种主体为挣脱固定关系与限制,借逃逸线路离开旧环境进入新领域的主体运动,兼具创造与发现属性,能发掘主体潜能,映照全新自我。

2. “可能世界理论”最初由17世纪莱布尼茨(G.W. Leibniz)提出,代表一种世界可能的存在方式。20世纪七八十年代,该理论被多勒泽尔、帕维尔等文艺理论家引入文学领域,认为文学叙述作品是特殊的“虚构叙述世界”,为研究文学话语真值、指称等问题提供框架。

则被限制在自己的土地上，被作为劳工、奴隶强行移动，没有为自己发声的渠道。当使用“地理批评”试图从空间“再现”窥探指涉“场所”最接近真实的面貌时，如果只关心到一种目光，显然与“地理批评”要将一切中心消解的目的导向相背驰。二战之后，随着去殖民化进程的加速，文化霸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难以立足脚跟，少数民族、宗教和性别群体一改往日话语边缘化的状态，开始发出自身声音，并以自己的视角审视世界：

过去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一直被“注视”的对象，突然转而注视传统上的“注视者”，并且就在自己的疆域中——其疆域处于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之间——引领着文化的复兴。（韦斯特法尔, 2023, pp. 249-250）

当曾经的客体转而观照曾经的主体时，他们并非要建立另一个颠倒的二元对立，而是携带着被压抑的历史记忆、被否定的知识体系以及被污名化的审美传统，试图瓦解之前由西方主导的权力关系。审美领域中的后现代主义质疑了西方艺术史中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等级对立——形式与内容、高雅与低俗、原创与复制、中心与边缘——并揭示这些二元对立背后隐藏的权力结构与文化暴力，同时对西方烙印和西方中心主义叙事进行了解构。

如同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所提出的文学“复调”（polyphony）理论，一本小说中存在着作者的声音和角色的声音，不同人物之间的声音地位是平等的，这些独立的声音之间的对话、碰撞与互动共同促进了小说意义的生成。一个“场所”的真实面貌，无法通过任何一种单一的目光来获得。若仅停留于对传统支配性的批判，忽视多元视角的存在，“地理批评”仍会陷入新的中心主义陷阱——即通过否定一种权力话语，无意识地建构另一种权力话语。“将一切行为活动统一化，并且试图建立对等关系，实际上是在奉行‘单一世界性’（oneworldedness）。”（韦斯特法尔, 2021, p. 193）韦斯特法尔一直在做的就是与这种“单一世界性”作对抗。

想要洞悉刻板印象，就需要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韦斯特法尔认为划定这样一个界限的原则是：“在被观察/被再现空间的声望值和跨过最低界限所必需的观察者数量、种类之间设定一个标准”（韦斯特法尔, 2023, p. 253）。韦斯特法尔于是在数量和种类上对于“多聚焦”的“视点”提出了要求：“多点聚焦必须以一定数量、一定种类的视点组成的网状分布为前提。”（p. 253）对于“视点”的数量来说，韦斯特法尔认为这需要依据“再现”的种类、数量等实际情况具体来定，每一个“场所”都有着自己的“再现”，其数量和方式是各异的。“视点是相对的，会随着观察者面对指涉空间的情况而变。观察者与指涉空间的关系存在一个从亲密到熟悉再到陌生的幅度变化。”（p. 256）在“视点”的种类上，韦斯特法尔依据观察者通过一系列关系进入某一空间时的关系，区分出“内生视点”（*le point de vue endogène*）、“外生视点”（*le point de vue exogène*）与“异生视点”（*le point de vue allogène*）三种聚焦类型的变化，这三种聚焦类型分别对应着与指涉空间原生、旅居、异地定居三种关系。在这三种“视点”中“外生视点”在一种不经意间占据了主流，因为其最符合人们心中的异域风情与刻板印象，最能够体现出作者的中心地位。

对于作家作品的研究应该尽可能注意到文本当中存在的多重视点。上海作家王安忆的《长恨歌》当中就存在着韦斯特法尔所区分出的三种并列存在相互碰撞的视点。书中的“内生视点”以王琦瑶为代表，体现了与上海原生的亲密关系。她的生活渗透于弄堂肌理，其日常本身就是上海空间的一部分。“外生视点”以李主任等外来者为代表，他们带着“异域风情”的滤镜观察上海。上海于他们而言是片面的“冒险家乐园”或实现私欲的“异域”。而“异生视点”以王琦瑶的女儿薇薇一代为代表，他们与上海是熟悉又陌生的异地定居关系。他们对旧上海充满隔膜，其理解是一种对逝去“摩登”的疏离模仿与重构。通过对《长恨歌》中多重聚焦的分析，读者得以超越“上海等同于摩登都市”的单一概论。上海不仅是李主任眼中的“权力场”和“风月场”，更是王琦瑶生活的、充满韧性与算计的“日常场”，也是薇薇一代试图理解的、被怀旧的“历史场”。书中不同视角下的上海彼此

对话、碰撞、质疑，从而立体地、批判性地再现了这座城市与个人命运交织的复杂图景。

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作品《喧哗与骚动》以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的杰弗生镇为核心场所，作家借助内生、外生、异生三类视点的交织碰撞，拆解了外界对美国南方小镇没落贵族故乡、保守停滞异域的统一化刻板想象，让杰弗生镇摆脱被固化的符号属性，成为承载多元生命体验、复杂权力关系与多重文化记忆的鲜活空间。小说中的“内生视点”以康普生家族成员为核心载体，康普森的儿女们班吉、昆丁、杰生作为土生土长的杰弗生镇住民，与这片空间有着原生、深度、不可分割的生命联结，是小镇空间最本真的内部言说者。智障的小儿子班吉没有理性思维与世俗偏见，仅依靠本能感官触摸庭院、栅栏、溪流与街巷，这里的空间不是文化符号，而是承载着姐姐凯蒂的温暖、家族的细碎记忆、日常的感官体验的生存场域，是剥离所有意识形态后的原生空间样貌。大儿子昆丁深陷南方贵族的传统枷锁，小镇的老宅、街道、广场对他而言是维系家族荣誉、坚守旧南方秩序的精神容器，每一处空间都镌刻着旧秩序崩塌的焦虑与宿命式的悲剧感。三儿子杰生则以极端世俗利己的视角，将小镇的商铺、街道、邻里空间视作追逐利益、发泄怨恨的世俗场域，眼中只有利益算计与现实私欲。这三种“内生视点”还原了杰弗生镇作为本土生存空间的复杂肌理，打破了外部视角对小镇的扁平化、浪漫化想象。小说中的外生视点以北方工商业者、昆丁在哈佛大学接触的北方师生等外来者为代表，他们带着北方中心主义的霸权凝视，将杰弗生镇视作与北方工业文明、线性进步时间相对立的“异域他者”，是典型的殖民式单向注视。在这些外来者的认知中，小镇是停滞、落后、野蛮的文化标本。小说中最具解构意义的异生视点，则以黑人女佣迪尔西为核心代表。她既非康普生家族式的本土白人住民，也非短暂停留、带着偏见的北方外来者，而是长期旅居、扎根杰弗生镇却始终处于白人主流空间边缘的群体，身处南方白人空间的解辖域化与再辖域化之间，形成了独特的空间认知视角。

### 超越视觉中心主义——“地理批评”的多感官联觉

感官对于人类和其所处空间来说意味着什么？西方感官地理学者们的研究对韦斯特法尔产生了启发。“地理批评”当中的“多感官联觉”理论深植于西方感官地理学者保罗·罗德威（Paul Rodaway）以及约翰·道格拉斯·波蒂厄斯（John Douglas Porteous）等人的研究中。罗德威认为感官与现实是互相关联的，并在著作《感官地理学：躯体、感觉和地方》（*Sensuous Geographies: Body, Sense and Place*, 1994）选取了触觉、嗅觉、听觉和视觉在地理体验中扮演的角色，以此来激发人们对世界即时感官体验的兴趣。他在书中提到了爱斯基摩人，“他们的世界存在于事件而不是图像中，存在于动态和变化中，而不是场景和视野中”（Rodaway, 1994, p. 24）。

个体通过感官系统去体验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构建了自我身份，也参与了其所处空间的构建和定义。反过来，个体所处的、由感官参与定义的空间，又持续不断地塑造着我们作为个体的经验和身份：“感官性可以促成世界中的个体构成。它有助于空间的构建和界定。”（韦斯特法尔, 2023, p. 265）感官是人类认知自我与构建世界的基础通道，它绝非被动接收信息，而是主动参与意义创造的过程。

另一位感官地理学者波蒂厄斯意识到了视觉在我们感官中所占据的不恰当的统治地位：“对于环境的体验应该是所有感官的整体行为，但很少有研究者以整体的多方式解读这种体验。也很少有人聚焦于视觉以外的其他器官。”（Porteous, 1990, p. 6）视觉往往被人们视为多种感官形式中最具主导性的，是最能把握真实的感官形式。文本中的空间描写也多以视觉景观为主。可人类对空间的感知并非仅依赖视觉，而是通过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等多种感官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视觉中心主义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空间的定义和理解。关注这些次要感官，有助于我们理解

非主流的世界观，倾听那些在视觉主导叙事中被忽略的声音。韦斯特法尔的“地理批评”就主张打破视觉中心主义的桎梏，使文学批评从“视觉优先”转向“感官平等”，为文本空间的解读争取更多的可能性。

对于感官与世界建立的关系，韦斯特法尔认为有两种理解方式，一种被他称为“感官景象” (*paysage sensoriel*)。当我们只使用一种感官来与世界建立联系时，就会生成“感官景象”，这其中可以包括“声音景观”或者“嗅觉景观”等。“感觉景象”可以帮助我们利用某一特定的感官来认识和理解世界某一特殊感官环境。其背后有着这样一种逻辑，那就是每种感知在感知等级当中拥有着平等的地位，它假定视觉、听觉、嗅觉、味觉与触觉在理论上是平等的，各自都能独立开辟出一个完整的意义领域。另一种则是通过多种感官协同的方式。人类对空间的体验从来不是单一感官所能涵盖的。我们所感知的“场所”，是由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共同编织而成的多维结构。每一种感官都在其独特的频率上，向我们传递着空间的信息，塑造着我们对地方的记忆与情感。这两种理解方式对应着“多感官性”在狭义和广义上的概念：

从狭义上看，多感官性是其他四种感知对视觉感知在感官等级中占据首要位置（观点）的质疑，从广义上看，多感官性是一种可以激活并调和两种或多种感官的联觉性感知，不论如何，多感官性都在主体对环境的再现过程中发挥了作用。（韦斯特法尔，2023, p. 267）

多重感官的“再现”应该被联合起来考察，甚至有时某一特定的感官对“场所”的“再现”能在营造充满诗意效果的同时，为我们的空间感知提供更丰富的感知维度，并揭示视觉中心主义叙事所遮蔽的生存真相。

韦斯特法尔以帕特里克·苏斯金德（Patrick Süskind）的《香水》为例，指出小说通过主人公格雷诺耶对气味的极端敏感，建构了一个“不以视觉而以嗅觉为中心”的巴黎。这种叙事策略不仅挑战了传统的城市书写方式，更揭示了感官经验在身份认同与空间记忆中的核心作用。文学史上有关味觉最出名的桥段应该就是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追忆似水年华》中，马塞尔因为品尝玛德琳蛋糕而将记忆调动到童年时期的故乡。在这里，普鲁斯特对于马塞尔童年时期的故乡贡布雷的再现运用了多重感官，马塞尔对于故乡的感知不仅仅是记忆中视觉的所见，还有玛德琳蛋糕这独特的味蕾记忆。

韦斯特法尔所提出的多感官联觉，旨在打破视觉中心的霸权，这恰好可以为中国本土的文学地理学突破视觉中心主义的局限提供方法论上的启示。事实上，中国本土的叙事学理论已经注意到了听觉感官在空间生产当中的作用。近年来，听觉叙事理论在国内叙事学界成为了研究热点，听觉叙事对视觉中心主义的挑战或许可以与韦斯特法尔的多感官联觉一起为当下的中国文学地理学理论提供启发。

傅修延教授在《叙事与听觉空间的生产》当中参照了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核心框架，将叙事看作为一种生产听觉空间的行为。傅修延教授（2020）还认为“与西方小说相比，中国古代小说与听觉的关系更为明显”（p. 97）。在结构上，中国古代小说往往会采取一种章回的形式，小说在展开正式内容（也就是正话）之前往往会设置“入话”，并且在正式内容结束后往往还会有“出话”来进行总结和点评。而在内容上，中国古代小说中角色语言往往会采取一种说书人的口吻来打破读者与角色之间存在的次元壁垒。中国古代小说这样一种结构与内容安排营造了一种“说书感”，以此来通过叙事营造出一种听觉空间。

中国文学地理学也应该关注到文学作品背后听觉空间的生产。中国文学家的活动地理不仅是籍贯与游历路线的视觉轨迹，更是一条条感官经验的地理线索。以古代文人的流寓写作为例，杜甫的后半生近乎都在漂泊、逃亡中度过，其漂泊期间创作的诗歌必然会描绘不同的声景，必然会生产出不同的听觉空间。通过细究杜甫诗歌声音经验的变化我们或许可以对其诗歌风格产生、转型有一个

更加立体的认识。如果我们仅仅复原杜甫的流寓路线，我们得到的是一个视觉化的路径。而如果我们将“听觉”纳入考量，关注到不同时期杜甫诗文背后听觉空间生产的区别，绘制出杜甫诗中“声音景观”的分布与变化，就会发现另外一种演变逻辑——杜甫诗歌当中游历山河、与李白伴游、入仕长安的声音景色逐渐被漂泊路上的“征兵”“哀嚎”“秋风”“猿啼”所取代。

对于文学作品的生命现场与鲜活形态来说，多种感官的存在是必然的。在韦斯特法尔与傅修延教授的启发下，我们可以借助多种感官的路径来对“场景还原”进行感官维度的深化与拓展，将听觉、嗅觉、触觉、味觉等多重感官注入到“场景还原”维度之中。正视听觉、嗅觉、触觉、味觉等多重感官在空间生产、地方建构与地方经验中的重要作用，关注文学家在流寓、仕宦、游历等生命历程中所生产的多元感官空间与感官经验，定能帮助我们中国文学地理学探究中国文学家与文学空间之间更加鲜活、立体、多元的生命联结关系。

### 多节奏的空间——“地理批评”的“时空分层视角”

韦斯特法尔提出的“时空分层视角”，是韦斯特法尔“地理批评”突破传统空间研究静态切片式认知、解构“单时性霸权”的核心理论工具，其本质是以“非共时性”(*l'asynchronie*)与“多时性”(*la polychronie*)为逻辑内核，将空间视为承载历史层积、文化节奏与多元时间节律的动态复合体：“地理批评致力于揭示人类空间的当下性是不一致的，它们服从于一系列非共时性的节奏”（韦斯特法尔, 2023, p. 278）。传统文学空间批评往往将空间再现理解为某一特定时刻的静态切片，抑或沦为叙事时间的附属背景。这种研究路径忽视了一个根本事实：人类空间本质上是多时性与异步性的共存体。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实践与社会记忆以不同节奏和强度叠加于同一物理场所，形成具有复杂时间深度的时空体。若忽略这样的一种异质性的时间层，任何空间表征都将陷入简化与误读。

地理图景的此刻对于作家创作有着激发作用，但是不可忽略“此刻”是无数历时纬度上的“此刻”共同构成的，“空间是一个千层酥，是一个个为其赋予历时厚度的地层组成的网”（韦斯特法尔, 2024, p. 47）。这就使得我们在对文学进行地理视角研究时，应该采取的是多维的地层学视角。韦斯特法尔将地质学和考古学研究当中的地层学视角引入到了空间研究当中。地质学家与考古学家面对的是物质性的遗迹与文物——化石、岩层、陶器、遗址。他们的工作是小心翼翼地剥离表层，辨识不同地层的序列，通过解读这些“痕迹”来重建过往的环境变迁与文明兴衰，尽可能地“澄清历史”。空间研究面对的是作家的“再现”，力图从这些再现中窥探出空间的真实面貌。细读文本，目的不是为了寻找一个单一、确定的空间真相，而是为了揭示空间意义的多音性与复调性。

相较于韦斯特法尔，“地理批评”的另外一位著名学者——罗伯特·塔利（Robert T. Tally Jr.）所提出和践行的是更加广义上的“地理批评”。塔利的“地理批评”理论是其空间性研究的一部分，在塔利那里，关注空间性的批评理论都可以被纳入到“地理批评”这一概念当中，其中包括了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空间的诗学”、米歇尔·福柯的空间权力研究、吉尔·德勒兹的游牧思想与地理哲学。塔利（2021）认为，“地理批评或空间批评理论可以被广泛理解为既包括美学又包括政治，是一整套跨学科方法中的元素，旨在获得对不断变化的空间关系的全面而细致入微的理解。”（pp. 142-143）

与韦斯特法尔通过对场所与地方互文关系思考，进而最大程度探究空间真实面貌的“地理批评”不同，塔利将作家的创作视为一种文学地图的绘制，而读者与批评家对于作家在作品中进行的“文学绘图”解读、分析文本中的空间性就是“地理批评”。塔利的文学绘图“是其‘处所意识—文学绘图—文学地理—地理批评—制图学’（‘存在—写作—文本—批评—理论化’）理论框架和系列概念的一部分。”（方英, 2024, p. 42）虽然塔利的“地理批评”概念与韦斯特法尔有所出入，但对于空间的

多时性也有着类似的想法：“通过理论，可能在当下的瞬间瞥见未来的模糊迹象，即便这一瞥只是短暂而不确切的，而这当下的瞬间就在我们认识它的那一刻便已成为过去。”（塔利，2025，p. 49）

对空间的探索不只深入到历时当中，还应对现时性的感知进行思考。“多时性”的观点是一种对以往认知中单一时间感知的批判：“时间不是唯一的，不是普遍的。趋于普遍性的单时性只不过是霸权主义抛出的诱饵。”（韦斯特法尔，2023，p. 284）在一次访谈中，韦斯特法尔使用了中国与西方的对比来说明“多时性”：“在西方，自 20 世纪以来时间流逝的速度相当之快，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到后人类，半个世纪的时间，就堆积出了如此多的时间分层。在中国由于社会文化时间的构想方式不同，这些周期似乎更加稳定。引用在欧洲被认为是古老的文本而不被认为是误导。”（Westphal, 2022, p. 89）这种诱饵许诺了一种全球同步、井然有序的幻象，其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和权力意志，旨在将丰富多彩的人类经验简化为一个单一、可控的坐标体系。韦斯特法尔“地理批评”的研究方式“将现实空间置于动态的建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把握现代空间，尝试走出空间危机，消除生存焦虑的一种方式”（韩伟、吴甜，2025，p. 147）。

世界中存在着多种并行不悖、甚至相互竞争的时间体系与节奏逻辑，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多节奏”本质，多时性反对那种试图将全球时间统一于某种单一、线性、同质化的“霸权时间”（即单时性视角）的企图，转而强调每一种文化、每一个社群、乃至每一个场所都拥有其内在的、独特的时间节律与组织方式。《喧哗与骚动》中的美国南方小镇就可以用这样一种时空分层视角来解读。在旧南方时期，这里是奴隶制种植园的权力中心，战后重建时期，这里是南方贵族阶级试图维系传统秩序的堡垒，进入 20 世纪，这里成为康普生家族年轻一代成员们精神崩溃的封闭场域。这些意义层并非线性地前后替代，而是以“多时性”的方式共存于同一物理空间之中，在不同代际的人物的视角中以不同节奏被激活。

地理空间从来不是一个静止的切片，对于真实地理图景构成历时性视角的考察应该纳入到文学地理学研究之中。地方不是永恒的舞台。自然地貌会变迁，人文景观会兴废，地区的经济地位、文化风貌和人口构成也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流动。时间维度上的社会变迁、文化实践与情感结构都会在空间中留下痕迹，而对这些痕迹作家又会以文学的方式重新挖掘、激活，而后再参与到空间的构成之中。这就涉及到了文本与场所之间的互动关系，目前中国文学地理学对作品与真实地景之间的互动关系虽有关关注，但现有批评实践多停留在作品产生的奇闻逸事层面，对文本与场所互动关系的理论研究不够深入，未能深入到地景空间本体的构成之中。文学不仅仅是记录或反映已有的空间痕迹，更以其独特的符号力量和情感结构，参与到空间意义的再生产过程中。文学作品通过叙事、意象与象征，对地景进行重新编码，使之成为承载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的符号性存在。这种编码过程并非单向的，它既受到地理现实的影响，也反过来影响人们对地理空间的感知、体验与塑造。对于某一真实地景来说，历时纬度上存在着的文学书写正是其构成原因之一。对文学作品进行地理空间维度的研究时，或许应尽量从“静态描述”转向“动态阐释”，从而在共时与历时的交织中理解空间的层积性与生成性，在历史纵深中激活文学的地理理想象。

## 结语

在韦斯特法尔“地理批评”理论的实践中，以上几种要素是联结运用的。“地理中心主义”确立了理论对于“场所”的关注，同时对“场所”及其表征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跨学科”首先是在方法论和理论来源上对“地理批评”进行拓展，其次是从体裁、艺术形式上拓宽了对于“场所”的考察方式。“多聚焦”作为“地理批评”的特质，强调一种多元的考察。“多感官”则是弥补了以往空间研究中缺失的、除视觉之外的感官纬度。“时空分层视角”则将地层学的研究方法引入空间研究，

并揭露了空间现时性感知的真相。这五个要素共同编织了一个动态、开放且具有强大批判潜能的阐释框架，使“地理批评”不仅是一种分析工具更是一种开放的思想姿态，鼓励我们用更包容、更辩证、更多元的眼光，去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及其无穷的叙事可能。地理批评的跨学科视野、多聚焦视角、多感官联觉与时空分层方法，为中国文学地理学注入了新的方法论活力，推动本土研究从单一文献考据走向图文互证、从视觉空间走向全感官体验、从静态格局走向动态时空层积、从单一视角走向多元话语共生。对韦斯特法尔这类学者理论智慧的吸收与转化，定能对我们中国学者构建能够走向更大的全球舞台的特色文学地理学体系有所裨益。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学地图学的理论建构和中国路径研究”（21BZW004）；广东省高校创新团队项目（2023WCXTD006）；广东省级课程教研室“文艺理论”（粤教高函[2024]9号）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 ORCID

HUANG Jigang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8-0854-5685>

YANG Zihao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1-6045-4085>

## References

方英（2024）：《文学空间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FANG, Ying (2024). *Spatial literary criticism*.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Foucault, Michel (1986). Of other spaces (Jay Miskowicz, Trans.). *Diacritics*, 16(1), 22-27.  
<http://www.jstor.org/stable/464648>

傅修延（2020）：“叙事与听觉空间的生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4）：89-98。

[FU, Xiuyan (2020). Narrative and the production of auditory space.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 89-98.]

韩伟、吴甜（2025）：“延伸·建构·承载：地理批评中的文学空间与现实空间”，《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5（01）：142-150。

[HAN, Wei, & WU Tian (2025). Extension, construction, and bearing: Literary space and realistic space in geocriticism.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142-150.  
<https://doi.org/10.16152/j.cnki.xdxbsk.2025-01-012> ]

Harvey, David (1991).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Blackwell Publishers.

黄继刚（2025）：“空间批评的话语建构和文学地图的理论维度”，《华中学术》17（02）：70-77。

[HUANG, Jigang (2025).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spatial criticism and 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s of literary map. *Central China Humanities*, 17(2), 70-77.]

列斐伏尔（2021）：《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

[Lefebvre, Henri (202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LIU Huaiyu et al., Trans.). The Commercial Press.]

梅新林（2015）：“文学地理学：基于‘空间’之维的理论建构”，《浙江社会科学》（03）：122-136+160。

[MEI, Xinlin (2015). Literary geography: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3), 122-136+160. <https://doi.org/10.14167/j.zjss.2015.03.015>]

梅新林、葛永海 (2017): 《文学地理学原理》(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MEI, Xinlin, & GE Yonghai (2017). *Principles of literary geography* (Vols. 1-2).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Porteous, John Douglas (1990). *Landscapes of the mind: Worlds of sense and metaphor*.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Rodaway, Paul (1994). *Sensuous geographies: Body, sense and place*. Routledge.

Soja, Edward W. (1996).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 Blackwell Publishers.

塔利 (2021): 《空间性》, 方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Tally, Robert T., Jr. (2021). *Spatiality* (FANG Ying, Tran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ally, Robert T., Jr. (2025): “居间的地理批评: 地方、辩证逆转与比较文学”, 方英译, 《临沂大学学报》47(04): 48-58。

[Tally, Robert T., Jr. (2025). Geocriticism in the middle of things: Place, dialectical reversal,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ANG Ying, Trans.). *Journal of Linyi University*, 47(4), 48-58. <https://doi.org/10.13950/j.cnki.jlu.2025.04.005>]

段义孚 (2017): 《空间与地方: 经验的视角》, 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Tuan, Yi-Fu (201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WANG Zhibiao, Trans.).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王弋璇 (2010): “列斐伏尔与福柯在空间维度的思想对话”,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02): 352-363。

[WANG, Yixuan (2010). The dialogue between Lefebvre and Foucault in the spatial dimensio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2), 352-363. <https://doi.org/10.16754/b.cnki.ywmwxyjlc.2010.02.006>]

韦斯特法尔 (2021): 《子午线的牢笼——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当代艺术》, 张蕾译。福建教育出版社。

[Westphal, Bertrand (2021). *La cage des méridiens: La littérature et l'art contemporain face à la globalisation* (The cage of meridians: The 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art in globalization) (ZHANG Qiang, Trans.). Fujian Education Press.]

Westphal, Bertrand (2022). Interview: Bertrand Westphal. *Studia Universitatis Babeş-Bolyai Philologia*, 67(3), 83-92. <https://doi.org/10.24193/subbphil.2022.3.14>

韦斯特法尔 (2023): 《地理批评: 真实、虚构、空间》, 高方, 路斯琪, 张倩格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Westphal, Bertrand (2023). *La géocritique: Réel, fiction, espace* (Geocriticism: Real and fictional spaces) (GAO Fang, LU Siqu, & ZHANG Qiange, Trans.).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韦斯特法尔 (2024): 《迷失地图集: 地理批评研究》, 张蕾译。福建教育出版社。

[Westphal, Bertrand (2024). *Atlas des égarements: Études géocritiques* (Atlas of bewilderment: Geocritical studies) (ZHANG Qiang, Trans.). Fujian Education Press.]

郑震 (2010): “空间: 一个社会学的概念”, 《社会学研究》(05): 167-191+245。

[ZHENG, Zhen (2010). Space: A concept of sociology. *Sociological Study*, (5), 167-191+245. <https://doi.org/10.19934/j.cnki.shxyj.2010.05.008>]

(校对编辑: 袁若冰 赵晨雨)